

闲 暇

LA MAR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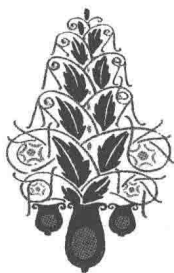
A. Pieyre De Mandiargues

皮耶尔·德·芒迪亚格

李胥森 译

闲 暇

[法] 皮耶尔·德·芒迪亚格 著 李胥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暇 / (法) 芒迪亚格著; 李胥森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27-7178-3

I. ①闲… II. ①芒…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5459 号

ANDRÉ PIEYRE DE MANDIARGUES

La marge (nouvelles)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7

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12-699号

闲暇

[法] 皮耶尔·德·芒迪亚格 著 李胥森 译
责任编辑 / 龚容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125,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178-3 / I · 4354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571-88506965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2
第三章.....	124
第四章.....	200

第一章

五点钟。远处钟楼上刚传来五下钟声。午睡时,西吉斯蒙睡着没有?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说,他平日总觉得自己身子虽一动不动地躺着,但脑子清醒,像个自由闲逛、但受人监视的人那样,思想在天马行空似的想入非非的话,那么,现在他却在回忆往事。记得有一次,他正在夸夸其谈,或者说,正在抱怨自己下午休息总不能入睡时,他的妻子塞尔吉娜是如何挖苦奚落他的。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农舍那间高高的卧室,想吓唬他一下。谁知他竟躺在屋里长沙发上张大着嘴在呼呼大睡。对,绝对没错,这是她亲眼所见的。她说,他鼾声大作,呼噜呼噜的大得吓人,连九月份的苍蝇都不敢闯进他的喉管,钻到胃里或更深的地方去观光游览。她还说。

他的嘴大得像座下到地下尸体间就能获赦免入地狱的圣殿，像座里面装有机器的庞大建筑物；还说，要是她手上当时有颜料，她可以像在那些飞虫成灾的国家人们漆门窗框那样，将他的嘴涂得青一块蓝一块，他都不会醒的。塞尔吉娜还像当年在蒙彼利埃读大学时那样爱挖苦人，挖苦起来，上附下比，旁征博引，又玄又刻薄。还需补充的是，要是有人在夜里点灯，她会暴跳如雷，因为她怕让人看见她躺在床上睡觉。她认为睡觉时人的全身都松松软软的，是一种病态。她生性急躁，连她的美和思想都带有一定的挑衅性，泼辣蛮横。她好动成性，所以想得出她的形象，就像看电影里的快镜头那样累人。西吉斯蒙心里在想，就拿午睡来说吧，她总认为是疲沓懒散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累赘。他接着想道，现在她离我远远的，得跨过一道国境线，两道海关，还得走上 300 多公里才能到这里来，这下可挖苦不着我了。他怕心脏受压，翻了个身，打起盹来。

他迷迷瞪瞪地，心里在想，趁今天星期六，他还可以去看望他表兄在佩皮尼昂的顾客，待到下午再往巴塞罗那走，这样他就可以及时赶到途中，在海边铁路另一侧的小海滨浴场吃点儿东西。他可以在佩皮尼昂睡完午觉再走，当天晚上赶

到巴塞罗那吃晚饭,因为那儿跟全西班牙各地一样,晚饭吃得很晚。虽说五点已过,他还躺在旅馆房间里的床上,提前安排了这次旅行的大致日程,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赖在床上不起来。蓦地,他朦朦胧胧地想到,万一塞尔吉娜这时鬼使神差地到了门口(门当然是上了锁的),出人意料地闯了进来,怎么办?他当然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去找藉口辩护,因为去饭厅吃饭时间还早,他完全有理由躺在床上。说来也怪,为什么他一想到自己老婆,总像耗子想到猫,或想到法官、检察官和评论家那样胆战心惊呢?塞尔吉娜的挖苦从来不带恶意,也并不厉声呵斥。这些挖苦出自历经风霜的女人之口,而且又是对着一个没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男人说的,应该将它看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日常唠叨才是。何况,她说话的嗓门,虽说超过了礼节和幽默的界线,但口气还是温和亲切的嘛。

他躺在床上继续回忆,想起刚过晌午自己在那个僻静的海滨浴场吃午饭的情景。他记得自己坐在沙滩上一片小花丛中,欣赏着蜜蜂在花丛中采蜜,闻着馥郁的花香,一边啃着上午在佩皮尼昂买来的半生不熟的火腿和抹过黄油的面包。他离家已经五天,心想能否找到个有力的藉口就此结束

旅行，等下周一二就回去，这样他就可以不去塔拉戈纳^①了，虽说他答应过表兄安东尼要去的。安东尼是尼姆人，他取的是古罗马皇帝（也是尼姆人）的名字，听说历史学家们对这位皇帝颂扬备至，说他曾使臣民们摆脱了皇后福斯蒂娜不贞行为的影响。（其实，在历史上他什么影响也没让臣民们摆脱！）西吉斯蒙心想，福斯蒂娜这名字，只有尼姆的姑娘们才配叫呢。他之所以这么想，根本不是出于什么骑士精神，而是因为他已厌倦与男人为伍，站到女人一方去了。在巴塞罗那呆上三天（星期天一天办公事），星期二就赶回塞尔吉娜正在那儿翘首等待的家去。此刻，他归心似箭，深信一切都能如愿以偿。至于理由嘛，或者说托辞嘛，他还没有想出，不过他会找到的，或者说会编造出来的，因为他眼前有的是时间，何况，他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有时并不亚于妇道人家。不过，最最理想的，当然是塞尔吉娜来封急信催他马上回去。是呀，她为什么就不会来信呢？

此时，从外面传来一声声类似呻吟的叫声，叫声的间隔并不算短，是从临街开着的窗户传进来的（窗上只挂着一块

① Tarragone，西班牙省名或省会名。

窗帘,只能挡光,不能隔音)。估计这叫声是从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嘴里喊出来的。喊的是什么,很难辨清。西吉斯蒙从听到第一声喊声起,或者说感觉到第一声喊声起,就一直在竖着耳朵细听。他先是惊讶,接着就感到恼火,因为他只听到“帕拉博”这个词(显然不是什么好词)。“帕拉博”,他耳朵里响起三个音节(第三个拖得挺长),但是,无论他怎么苦思冥想,还是揣度不出它的意思。他正昏昏沉沉地躺在那儿,经过这一阵思索一阵恼火,困意顿消。他从床头桌上拿起睡前放着的手表,凭着微弱的光线看了看表面,唷,都快五点半啦。可就在这当儿,他耳朵里又令人厌烦地响起了“帕拉博”的喊声。他心头再次浮起方才的念头:要是塞尔吉娜来信催他立即回去,该有多好(这是真心话,他得有必要撒谎)。他想最好能把信写到巴塞罗那,由收件人自取。他完全清醒过来了,想到今天是星期六,邮局可能提前关门,最晚也晚不过六点,即便立即赶去,怕也来不及。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等到星期一上午再去。

他多么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可是美滋滋的午睡却偏偏像一股热流蓦地灼到他麻木的躯体上那样,顷刻之间被破坏殆尽。他知道街上有节奏地传来的一声声尖叫,使他无法忍

受；要摆脱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弄明白它的意思（他无能为力），二是远离声源。于是，他一下掀掉盖在身上的毯子，一丝不挂地跳下床，直愣愣地站在那儿，旋即伸手去拿身边那张靠背椅扶手上的三角裤衩穿上。那是他脱完衣服后随手扔在那儿的，其他衣服则全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背上。他站的地方正好在淋浴室与盥洗室洗脸池中间，所以不由得往洗脸池上面那块镜子里看了看，发现自己头发蓬乱似麻。于是就在上面抹了点水，梳理了一下，同时心中美滋滋的，因为他发现玻璃架上的盥洗用具一应俱全，那是他想得周到，一来就从鞋包里取出放上的，而另一只手提箱呢，他连开都没有开。他的头梳得光光的，实际上没有多少头发，很像倒在秃额和秃顶之间的一道道略带鬈曲的栅栏。西吉斯蒙心想：“我头发看上去像是枣栗色的，可实际上是红棕色，跟我父亲一样。我的眼睛灰中带红，跟头发一模一样。我脸上的皮肤也发红，或者说无需染色就红斑点，可胸口的皮肤却白白净净，这些全是红棕色人的典型标志。”他接着想道，塞尔吉娜有时将他比作狐狸，看来不无道理，虽说他脸上的天真多于狡诈，脸形不尖不长，生性也不贪婪。他早上在佩皮尼昂刮的胡子又开始往外长，像青铜色的皮那样贴在凹颊两旁的

腮帮上。他的牙齿与塞尔吉娜的烟牙完全不同，洁白锃亮，因此常遭到她的嫉妒。

他接着又自言自语道：“再过一个月，当太阳进入巨蟹星座时，我就 43 岁了。”塞尔吉娜今年 28。他站在镜前，不知不觉地摹仿起妻子来：她总是天天习以为常地光看脖子，坐在那张梳妆台前，关切凄然地孤芳自怜，回想着自己的年龄。看到她这副样子，他心中总不免感到有点羞愧，同时又感到一阵暗喜，能呆在蒂比达博旅馆的客房里，仿佛塞尔吉娜在蒙彼利埃近郊农舍里（或农舍花园里）的那间卧室里一样。要是她写过信（兴许好几封），那肯定是支在梳妆台上写的。这封信（或这些信），他今天晚上或星期一上午就可能在邮局的留局自取处收到。啊！要是他今天就能按时赶到邮局，该有多好！

他走出盥洗室，坐到放着衣服的靠背椅上（蒂比达博旅馆的单间客房，与农舍那些漂亮的房间相比，简直窄而又窄），穿上扔在黄色方格地板上的袜子，把脚伸进与袜子并排放着的麂皮鞋里，站了起来，拿起坐在屁股底下的皮翻领棉质运动衫。在穿那条灰鼠色的涤纶长裤时，他颇费了些时间，因为它是根据所谓的意大利流行式样做的，裤腿特别瘦。

当然西吉斯蒙如果先穿裤子后穿鞋,那就不会如此费劲了(他自己也发现多次)。他把皮上衣一下套到运动衫外面,没有系领带,所以也没扣领扣。上装和裤子口袋里的东西还原封不动地装在里面。而后,这位旅行家就戴上手表,一看,已经六点差十五分。他的衣服和行装与他下车时一模一样。

正在他开门的时候,他忽地又想起了塞尔吉娜,想起她在梳妆台前玩镜子的情景。她的玩法与众不同。她一边瞅着自己镜子里的芳容,一边让镜子绕着竖轴慢慢转动,慢慢地转呀转的,直到看不见自己镜子里的脸。他仿佛又看到妻子那张快在镜里消失前的、瘦削如刀刃的长脸,又听到她那一声清脆的笑声。每当这时,塞尔吉娜总是习惯地对镜中的自己说一句:“再见,塞尔吉娜·蒙特费奥尔”,她喜欢用自己出嫁前的姓,而不愿改用丈夫的姓。西吉斯蒙还听她说过,如果她生活在古代异端裁判所^①时代,她肯定会千方百计地

① Inqwtion,也译“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分子”的机构,主要由多明我会修士主持。裁判所以教皇为最高首脑,残酷迫害“异端分子”或“异端嫌疑者”以及反对封建势力的人士,包括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他们秘密审讯,严刑拷打。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尤为残暴。1483至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三十余万人,其中火刑处死者十多万。自十六世纪起,随着教皇权势的下降逐渐趋于衰落。

摆脱那些长着胡子的多明我会^①修士和为其卖命的刽子手们的魔掌。无论西吉斯蒙回忆的往事多么久远,只要一看她坐在镜前这么玩呀玩的,他心里总觉有些局促不安,也即产生一种出自内心的痛苦。这时,街上又响起如泣如诉的叫声。他旋即关上房门,没等喊完就将声音挡在门里,就此也就隔断了他那沉重的回忆。钥匙插在门外,他将它从锁孔中拔出。这才发现自己住的房间是17号,他早已忘了。倘若他手里没有了那块刻着房号的铜牌,恐怕待会儿还会忘的。

有个专事打扫房间的年轻女服务员(也许是监督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面前,用她那双漂亮的褐色眼睛阴沉沉地打量着他,同时向他指了指电梯,并随手为他掀了电梯按钮。可他宁肯顺着她身后的楼梯走下楼去,因为他的房间在二楼,走不了几步就到楼下。于是,她靠墙一站,立在狭窄走廊里两盏壁灯下面。他从她身前擦身而过,虽说没有碰她,但眼睛却始终盯着她(正如她也在窥视他一样),同时深深吸了口气,向她暗示他已经抓到比她轻薄的黑衫衣角下隐

① 也译“多米尼克派”,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后获教皇批准并受教皇委派主持“异端裁判所”,严酷迫害异端教派、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

藏的那件东西更为秘密的隐私。不管她是女看守也好,女密探也好,还是唯命是从的女佣也好,总之她满身散发出龙涎香味。他头也不回地在楼梯上走了几步,但他心里明白,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一转眼工夫,她就穿着那双灰毡软底鞋悄悄地往别处去了。

走楼梯实际上并不费事。转过两个弯弯的平台就到看门人的办公桌前。办公桌并不在什么大厅里(像老板教服务员们说的那样),而是放在一个又长又窄的候见室里。桌后的墙上挂着一只挂钟,钟上的时间比西吉斯蒙手表上的时间晚六七分钟。可西吉斯蒙的手表走得并不准,跟许多国家的下班时间差个一两分钟,更别提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情况会显得益发严重。挂钟下方摆着一张很窄的办公桌,桌子是拼接起来的(有人走过时可以挪开半张让人过去),桌后坐着的一个人,西吉斯蒙来时就是问他要的房间。他刚睡过午觉?还是呆在那儿时间太长呆腻了?估计大家会赞同后一种假设,如果看到他那副懒洋洋和无精打采的样子,坐在深暗色的桌子后面,活像个受了处分的老中学生。当西吉斯蒙站到他面前时,他旋即放下香烟(放在摊开的一本登记簿的夹缝里),不慌不忙,彬彬有礼地同他打招呼,仿佛在接待

新到的客人。他究竟多大年纪,暂且可以不问,总之,他的眼睛小而无神,长着个鹰勾鼻子,脸上的表情阴沉沉的,叫人怀疑他与楼层那个漂亮的姑娘是同一类人。西吉斯蒙迫不及待地向他提了自己最关切的问题,如:邮政总局离旅馆远不远?留局自取窗口是否已经下班?或者即将下班?如果坐他的车去(停在离旅馆不远的里尔广场土台上),或坐出租车去,能否及时赶到那儿,当晚取出寄给他的邮件?

“完全来得及,先生。”这位脸色阴沉的人回答说。“总局离这儿不远,邮局各个窗口夜里很晚才关门。要是有什么东西,待会儿您就能拿到。”

说完他就不再吱声,蛮以为自己的回答已满足房客要求并希望他早些离开。可西吉斯蒙还是问个不停,于是,只得再告诉他,可以坐车沿沙滩街往下走,再经科隆林荫大道,就可直接到邮政局了;不过,最简便的方法是穿小胡同走着去。西吉斯蒙当然不愿坐车而愿走着去,所以接受了他的建议,但又怕迷路,于是那人就向蒂比达博旅馆里的人要了一张市区图给他,三言两语地告诉他应该怎么走,西吉斯蒙一一重复了一遍从门坎直到留局自取窗口间的路线。然后,他又将护照还给西吉斯蒙,因为即便一切顺利,取邮件护照

还是必不可少的。说完他就重新坐下，侧过脸去，不失礼节地暗示西吉斯蒙，他已无话可说。

这人究竟是谁？看门的？经理？抑或旅馆老板？这无关紧要，反正房客问他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得清清楚楚。还是别再打扰他吧，因为他又像关在黑牢里的人那样重新陷入苦闷无聊中。西吉斯蒙离开了他，走完了狭长的候见室。耀眼的阳光顿时出现在他面前。他心想，稍稍靠左边方向笔直走下去，有封信（至少一封）正在等着他去取，给他带来塞尔吉娜的消息。

走完候见室内的阶梯，房间稍显宽敞，里面摆着比长沙发略短的沙发，沙发背对背地靠着，很像餐车上的长凳。微蓝的柱子上镶着一块块闪光的小玻璃，柱子上面是天花板，天花板上有许多罩着毛玻璃的天窗，看样子像是晚上用的顶灯。在某几张桌子上，或者说，在类似屏风那样的家具上，放着铜制的或玻璃制的花瓶，里面插的显然是些人造的假花。这种硬充豪华的穷酸相，与其说像火车车厢，还不如说它更像撒丁岛^①或巴利阿里群岛^②海面上小邮轮的底层客舱。

① 地中海中仅次于西西里的第二大岛，属意大利。

② 西班牙的群岛，在地中海西部。

“普通舱”，西吉斯蒙不由大声喊了出来。他发现自己像个呆傻儿童一样自言自语，心里怪不好意思的，旋即大步流星地向门口走去。

他没跨几步，到了门口，轻轻一推，门就开了。他跨到门外，“埃斯库迪耶”，他自言自语道（这次没说出声来）。记得表兄曾给他介绍过这条小巷，还建议他住到巷里的蒂比达博旅馆来。记得当时他听得津津有味的。这时，从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传过来一阵喊叫声，也就是方才在房间里惹得他心烦意乱的那种沙哑得让人受不了又听不懂意思的喊叫声。原来那是个残疾妇女（至少她拄着拐杖）在向他兜售彩票。这下他明白她喊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心想自己真笨，为什么方才就没有听明白并为此大为恼火呢！“帕拉博”原来是“当天就拿”的意思，这个穷女人喊起来声音嘹亮，撕心裂肺，活像从十八层地狱里冒出来似的，而那日见萎缩的躯体则像个罩着破衣烂衫的传声筒。她发现西吉斯蒙在打量自己，就更加明确地喊了起来：“当天开彩拿钱。”

她声嘶力竭地喊，拼着命地打手势，谁也不忍心不买她几张。可惜西吉斯蒙对牟利并无兴趣，也不像慈善家那样乐善好施（他既不想赢钱也不想输钱，让他施舍很难）。他兴